

# 土地，母亲！

石昌林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五个年头了。今夜，长空一轮明月，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母亲当年带领我们劳作的场景。

太阳底下，母亲瘦小的身子弯成一张弓，一大片收割的小麦整齐地堆放在她身后，似乎要将母亲淹没。太阳挂在天上，像燃烧的火球。“多好的天气啊！”母亲抬起头，眯着眼睛笑了，深深凹陷的两只眼睛挤在一起，像两颗黑珍珠镶嵌在疲惫的脸上。

布谷鸟没黑没明地叫着：“快黄快割。”一声紧似一声，太阳炙烤着大地，金黄的小麦铺天盖地，麦浪滚滚。必须把黄过芯儿的小麦尽快收割回家。夏季的收割被称为“龙口夺食”。天空像极了娃娃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轰隆隆几声雷过后，便是瓢泼大雨。成熟的小麦经不起风吹雨淋，几场雨淋过后就会落在地里发芽，长出绿油油的小麦；留在麦秆上的也会变成芽麦。母亲和胳膊有残疾的父亲在地里挥舞镰刀；我和妹妹稍大有点力气，用稻草把割倒的小麦捆成小捆，竖在地里晾晒；两个弟弟人小力气弱，跟在后面捡拾麦穗。割麦可不像收割油菜那么干净轻松，一不小心，麦草麦芒粘在脸上钻入脖颈，麦芒割破皮肤，脸上脖子便火辣辣地又痛又痒，用手一抓挠，满脸满脖子上的草灰白一道黑一道，活像大戏里面的花脸。

小麦被割倒捆起来竖在地里，收割

才刚刚完成了一半，得尽快把它们搬运回家里。等待队上的脱粒机来了，把麦粒脱出来，用风车筛选出上好的小麦，在院坝上晒干后装进屋里的大柜小柜，才算完成了“颗粒归仓”。母亲和爸爸用绳子把很多捆小麦捆在一起，再扎牢挑在肩上一步步往回家走，两大捆小麦压在他们的肩上，远看像两座移动的小山。我和妹妹用扁担一头挑着一小捆小麦，跟在身后。肩挑小麦是苦差事，不像肩挑其他东西那样轻松，可以歇脚，小麦一上肩就不能撂挑子，连剧烈抖动都不可以，一次剧烈抖动或是一次歇脚，干燥熟透的小麦便会撒落一地，再也无法收拾回家。“小麦上肩，到家才安。”所以，小麦一旦挑在肩上，就算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直达目的地。

秋收没有夏收那么紧锣密鼓，惊心动魄。坡地都在房前屋后，玉米、芝麻、绿豆、红薯可以按照它们各自成熟的先后顺序有条不紊地收获。唯一费力的是水田里的稻谷，收稻谷得请人换工，一二十人组织起来，按各家水稻的成熟度一家一家地收割。那年秋收，我已经长成了十六七岁的少年，母亲说这正是吃不饱做不差的年纪。该咱家收割水稻了，母亲在家张罗十几个人的饭食，我负责把稻谷挑回家。从河坝田到家是一段两里地的陡上坡，我把稻谷挑回家堆在院坝上，母亲负责用水把摊开晾晒。那年稻谷丰收，院坝上是一片耀眼的金黄，屋里屋外充

满了欢声笑语。

谷子全部收回来，帮忙的人吃过晚饭后，母亲看着天空月朗星稀，估计第二天是晴天，便招呼我和她一起把谷子用泡绳吊上楼顶。那时，我们家已建起了二层楼房，当大部分谷子被吊上六米多高的楼顶摊开时，已是夜深人静，腰酸背痛的我回到屋里倒头便沉沉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间突然被母亲的叫声惊醒，“小林，快起来！下雨了！”还在睡梦中的我听见“下雨了”，条件反射般一骨碌爬起来跑出门外，此时天空电闪雷鸣，狂风夹杂着雨滴打在我身上使我瞬间清醒，顾不上穿好衣服的我三步并做两步爬上楼顶，等我和母亲冒着冰凉的雨滴，手忙脚乱地赶在大雨之前用木耙和苕帚把谷子堆起来，装进箩筐，吊下楼收进堂屋时，已是黎明时分。困倦至极的我回到床上，在此起彼伏的公鸡打鸣声中沉沉睡去。

又一次被母亲叫醒时，窗外耀眼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当听见母亲轻声对我快起来，天晴了，我们抓紧把谷子盘（搬）上楼时，头昏脑涨的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坐起来冲着母亲大吼：“您算算！从昨天到今天，我睡了多长时间？！人不是机器！没有您这样使唤人的！”

母亲见我这样吼她，先是一惊，后又笑了：“娃呀，咱农民不都这样吗？在泥巴里刨食，哪有按时吃饭休息的呀？”“我不管！我讨厌农民！我再也不想

当农民了！我讨厌种地！”

“娃呀，不种庄稼咱吃啥呀？乖，快起来，坚持一下，帮妈把谷子盘上楼再好好去睡。”母亲俯下身心疼地抚摸着我的肩膀，柔声对我说。

漫长的秋收结束了，但母亲的劳作并未结束。俗话说秋收冬藏，楼上堆着小山一样的玉米棒子，用泡绳吊下来堆在堂屋里，等着晚上边看电视一边剥成颗粒；茎秆上的黄豆取下来，选择天气好时在院坝上摔打，让一粒粒黄豆从豆荚里脱出，晾干后收进袋里。等过年时，玉米爆成爆米花；黄豆浸入水中长出豆芽，磨成豆浆做出豆腐。劳累一年的人们终于得到了美味的奖赏。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像虔诚的信徒匍匐在泥土里，祈祷着土地赏赐的母亲，身躯开始慢慢模糊起来，最终影子般消失在泥土里，与土地合二为一。多少年过去，我每次回家，总是习惯带着孩子，去母亲朝拜过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我会不自觉地对孩子讲述起，和母亲一起与土地亲近的岁月，心里是难以割舍的乡愁。我不知道多年以后，当我的孩子独自站在这里会怎样，有没有和我一样的乡愁——告诉自己的孩子：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 老照片



(图一)



1979年夏，原安康永红中学的初中学生们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将五星红旗升起，孩子们行队礼（图一）。初中生在老师的辅导下上晚自习。左起第四人脚欹，如今在北京邮电大学任教（图二）。吴定国 摄

(图二)

## 一个老报人的青葱岁月

李胜金

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我们安中一九六六届同学（当然也包括本校和全国初中高中1964、1965年入学的“老三届”学生）恰恰是在临近毕业、即将高考前人生最关键、最紧要的时候，被文革的狂潮裹挟进动乱的漩涡中，从而改变了既定的人生道路与理想。

1966年夏初，学校三个年级从相继半停课到完全停课，8位学友惨死于武斗战火，更多幸存者饱受外伤、“内伤”之后，于1968年冬到1969年初，相继返乡、插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

教育”。如果把读高中比作人生路上的某班列车，那么此前的学子们基本上都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和轨道到达终点，然后各散五方，有的升学深造，有的谋职就业；那么，我们这班列车，却是在即将到达终点时，突然遇到地震、山洪、泥石流翻车了，于是所有乘客不死即伤。

我1946年深秋出生于原安康县关庙区皂树公社李家山村一个普通的贫寒农家。身为长子，父母寄予厚望，虽然家庭贫困，还是勉力供养我上了高中。原指望像村里几个年长有出息的人那样，好好读书，毕业后有一份“工作”，端上公家的铁饭碗，自己衣食无虞，父母脸上光彩，老年有靠。哪想到苦巴巴上了十几年学，像那些斗大的字认不了几箩筐的童年伙伴们一样，又回到农村当了农民，整天把日头从东背到西，靠刨土坷垃谋食呢！

虽然想不通，但命运如此又有什么办法，日子总得一天天过呀！想想刘少奇、彭德怀、吴晗、老舍、杨朔等众多开国元勋，文化名流，还有我那几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学友连命都丢了，我能顺利渡过这个劫难还算幸运者呢！再说那些世代在城里生活的学生，不也被一鞭子赶到农村了吗？这样一比，我能回到自己家里干活挣工分，帮父母养家糊口，不是比他们好的多嘛！世上很多事情，考虑的角度不同，感觉与认识不同，心态就不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的特殊现象，这20多年时间里，不同时期又表现为不同情况。

知识青年，在中外语言词库中，是中国前30多年的一个专有名词。如果从简单的字面意义上看，所谓“知识

青年”，应该就是“有知识（文化）的青年”，那么它的覆盖面几乎可以囊括古今中外所有非文盲的年轻人，但这样太宽泛的名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群都有更具体的称呼，比如有青年教师、青年医生等等。

而“知识青年”这个称谓，则特指新中国特定时代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农民。所以知青运动又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是，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都是小规模，本人自愿选择的，他们中出现了董家耕、韩志刚、邢燕子和本校的王建元等做出突出成绩的“全国上山下乡十佳青年”；而1968年秋到1977年这十年间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则是大规模的，带有强制性质的，非此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从那时迄今40多年来，对这个几乎波及10多年间绝大多数青年及其家庭的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



(系列之一)

## 幸运鱼

李永明

在生活贫困的年代，人们经济拘谨，食不果腹，有小溪与河流的地方就有鱼，人类用最残酷的办法捕鱼、毒鱼、炸鱼、电鱼，鱼类资源遭到惨烈的破坏，可怜的它们拼命游走，这是鱼的不幸、人类的不幸。

前些年，在淡水资源丰富的瀛湖，人们为了偷捕鱼儿，竟然用抬网捕鱼，这种网捕鱼是毁灭性的，一网下去多达千余斤，少则几百斤，大小通吃。一个瀛湖边的捕鱼者老唐，祖辈几代居住在湖边，靠湖吃湖，除耕种几亩薄地外，就是在瀛湖以捕鱼为生，他家门前的库汉是一个大的回水湾，鱼儿喜欢在这里避风、游曳，遇到暴风天气，湖里的鱼儿成群结队往库汉跑，看着这一群群肥嘟嘟的鱼儿，老唐发现这个商机，头脑开了窍，花高价从外面购买了抬网，每当傍晚时分，瀛湖风平浪静，他摇着小划子船，把抬网放入水中，在抬网的上面悬挂了一个大的灯泡诱鱼，夜深人静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蚊虫密匝匝、黑压压的在灯泡周围盘旋飞翔，纷纷赶来争食，虫儿在聚集越来越多时，纷纷落入水中，就成为鱼儿的天然饵料。

游到这里的鱼也越来越多，这些鱼儿面对美味，放松了警惕，不等它们游走，老唐就用绞车将抬网绞起，这一网竟抬起了两千余斤的红尾鱼，老唐如中了大奖般心花怒放，这一网几乎满足了全家一年的生活费用。

他用抬网捕鱼的事在库区一传十，十传百，居住在瀛湖的人纷纷效仿，抬网一时泛滥成灾，很短时间内，整个库区的沟沟汊汊都布满了抬网，一到晚上，从公路沿线往湖里看，抬网的灯泡灯火通明，如白昼般闪亮，每天抬走的鱼不计其数，库区鱼类资源损失惨重。库区的群众怨声载道，垂钓者更是对非法捕鱼者深恶痛绝，这种杀鸡取卵式的过度捕捞甚至威胁了饮水安全。

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建议、写议案，保护瀛湖水水质迫在眉睫，政府部门迅速组织公安、渔政、涉水乡镇进行抬网整治。

整治期间酷暑难耐，整治人员每天风尘仆仆，一身泥水一身汗，收抬网时，不少人手掌磨破出血。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从瀛湖水里就收缴抬网2000余副，收回的抬网码成了小山，当时的分管副区长亲自在瀛湖踩抬网，为抬网整治提神鼓劲壮胆。为了震慑非法捕鱼行为，汉滨区政府在瀛湖现场进行了抬网焚烧，参观焚烧的人多达几百人，库区的群众自发前来观看。

整治过后，瀛湖水里的鱼儿又多了起来，水域生态在逐步变好，还出现了罕见的桃花水母，瀛湖的水质得到了水生生物界的肯定和赞美。

对于网箱养殖密度大，瀛湖还网于库，汉滨区按照统一部署，责权明确，奖惩一次到位，一年半时间的网箱取缔行动共拆除网箱4万余口，规模和速度在全国实属少见，决策者们拿出壮士断腕的气概，打赢了网箱取缔的攻坚战，为一江清水供津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而在一些中小河流和深山峡谷里，垂钓、电鱼也从未间断过。在汉江沿线周

末垂钓的人很多，在许家台、汉江一桥下游、四桥附近，每天都能看到垂钓者，钓起了一条又一条汉江野生鱼，让人心痛，个别人还别出心裁在三桥、一桥桥面上，甩干垂钓，桥下面形成了一排排的垂线，随风飘动，影响观瞻和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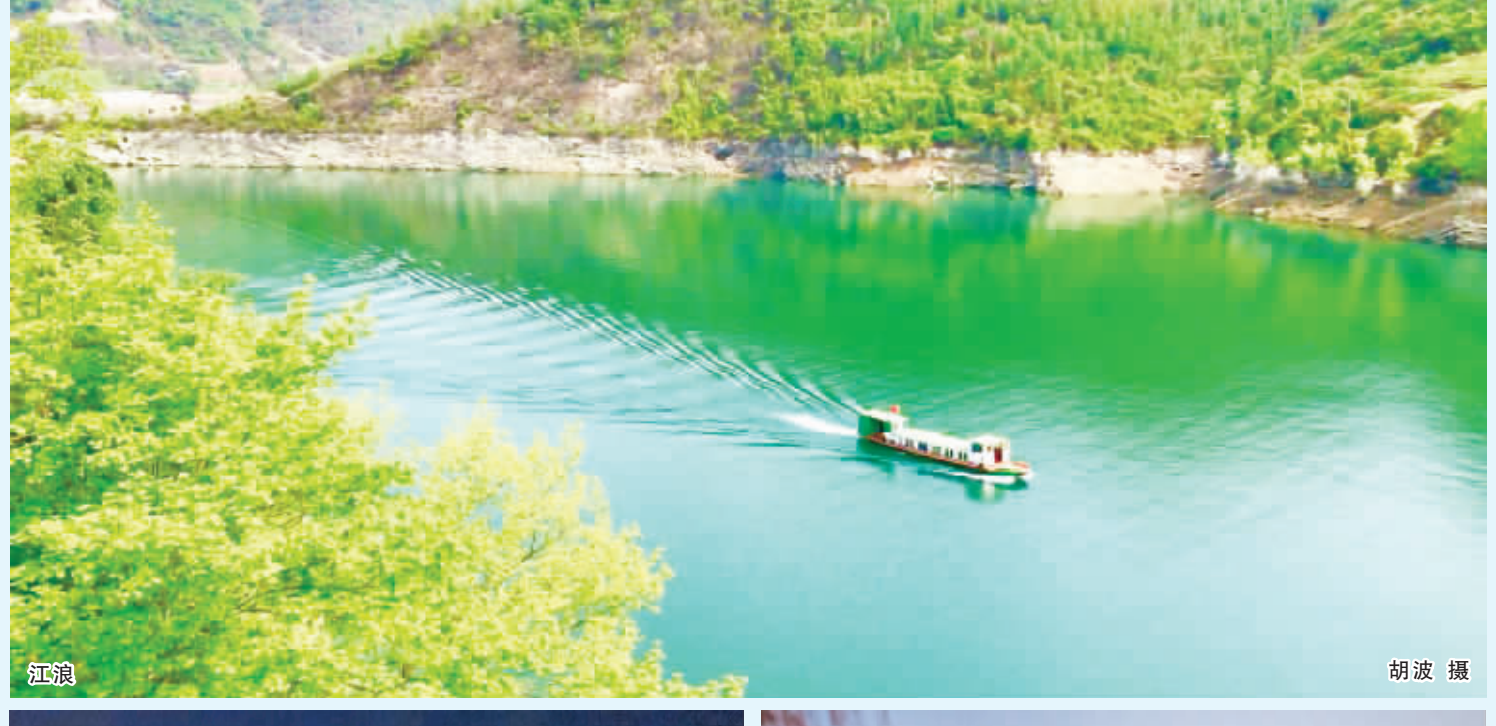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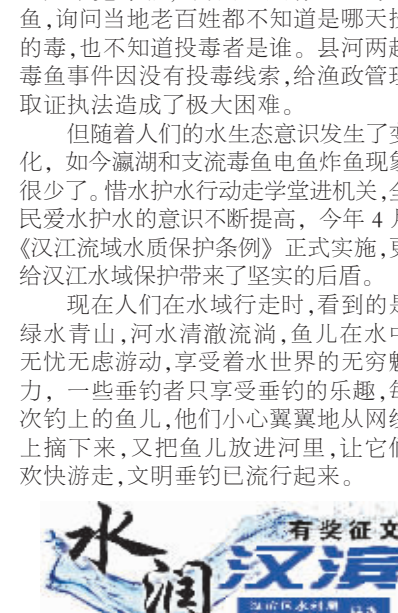
过往行人意见纷纷，后来监管部门进行了规劝，在桥面上垂钓的人少了，但汉江电鱼的人还是多，主要集中在许家台和关庙山下，每年的夏初开始，晚上的九点过后，汉江江面万籁俱寂，只听见“咚咚”的马达声，电鱼船出现了，这些电鱼船都是自制的小木船，上面安装一个发动机，装上电鱼设施，从许家台到关庙早阶段进行疯狂电鱼。这些电鱼船体积小，容易躲藏，遇到渔政巡查时，悄悄把渔船停靠在礁石后面，几乎发现不了，还有明目张胆地停靠在河岸边，把电鱼设施拆卸了，检查时无法取证。检查结束后，又在汉江电起鱼来。非法电鱼活动屡禁不止，聒噪的电鱼声打破了上下游群众的生活秩序。渔政管理部门人员少，执法装备落后，晚上执法时不安全，每次渔政执法时，依靠租赁船只来追赶电鱼者，船行驶到一桥上面时，由于上游水域复杂，深潭暗礁多，还有挖沙的钢索绳，船无法行驶，眼睁睁看着电鱼船逃之夭夭。

电鱼现象最严重是90年代初，当地媒体多次呼吁报道，保护汉江的鱼类资源，打击非法电鱼活动，连续报道后，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汉滨区政府每年都组织公安、渔政、海事等部门进行综合整治，通过出实招，下重拳，汉江非法电鱼少了，群体性的电鱼活动几乎销声匿迹。但中小河流的毒鱼依旧频繁，在坝河、县河、月河、付家河等水域曾发生过多起毒鱼事件，利欲熏心的人为了蝇头小利，用鱼藤毒鱼，毒鱼的地方水质也因此变差。

毒鱼案件查处时难度大，一些非法投毒者曾开着面包车，投毒之后，趁着夜色捡起河里大量的鱼就走了，别人发现不了。有一年坝河一带发生投毒案件，笔者和公安人员赶到时，河里的捡鱼人不见踪影，河面上只有少量的死鱼，询问当地老百姓都不知道是那天投的毒，也不知道投毒者是谁。县河两起毒鱼事件因没有投毒线索，给渔政管理取证执法造成了极大困难。

但随着人们的水生态意识发生了变化，如今瀛湖和支流毒鱼电鱼炸鱼现象很少了。惜水护水行动走进机关，全民爱水护水的意识不断提高，今年4月《汉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更给汉江水域保护带来了坚实的后盾。

现在人们在水域行走时，看到的是绿水青山，河水清澈流淌，鱼儿在水中无忧无虑游动，享受着水世界的无穷魅力，一些垂钓者只享受垂钓的乐趣，每次钓上的鱼儿，他们小心翼翼地从网线上摘下来，又把鱼儿放进河里，让它们欢快游走，文明垂钓已流行起来。



江浪

胡波 摄



汉江夜色

陈荣斌 摄



汉江大剧院

王兆群 摄

##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